



Reminiscences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麦克阿瑟回忆录

全译本

〔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著 陈宇飞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Reminiscences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麦克阿瑟回忆录

〔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著 陈宇飞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克阿瑟回忆录 / [美]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著; 陈宇飞译.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510-2

I. ① 麦… II. ① 道… ② 陈… III. ① 麦克阿瑟, D. (1880—1964) — 回忆录 IV. ① 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4562 号

启蒙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本书译文版权为启蒙编译所拥有

麦克阿瑟回忆录

著 者: [美]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译 者: 陈宇飞

责任编辑: 唐云松

出 版 人: 缪宏才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9.5

插 页: 13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510-2/K·356

定价: 8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印制质量、编校差错、宣传等事宜, 请电邮联系 qmbys@qq.com

责任 荣誉 国家

这三个神圣的词汇庄严地提醒着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将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就是你们的集结点，在你们看似丧失勇气时给予勇气，在似乎没有理由去相信时令你们重拾信念，在濒临绝境时使你们心生希望。

Douglas MacArthur

出版说明

人类渴望和平，追求和平，为了避免战争想尽了办法，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战争的阴云从未消散，战争从来都是军事强国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美国无疑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性超乎寻常，同时在军事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忽视对美军和美军主要人物的研究，否则会有轻敌的严重后果。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军历史上声望卓著、地位崇高、影响最大的传奇将领和军事领袖，他是美军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五星上将之一，一生经历了美军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战史，参加了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还主持过声名远播、至关重要的西点军校。麦克阿瑟充分体现了美军精神——好的和不好的。

麦克阿瑟不仅是军事家，更是一位政治家——这一面往往被忽视。例如，他军功盖世，地位崇高，但因为战略干扰政略而被解职，这是很罕见的现象，值得研究。他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见解、远大的抱负，这体现在他在二战后主持日本宪法的改造，将日本从一个法西斯战争国家变为解除了武装的现代宪政国家。

军迷推崇麦克阿瑟，以麦帅相称。往往将他与巴顿对比，比较谁更会打仗，似乎巴顿更厉害。二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却是分属两个时代的军事家。巴顿要年轻五岁，区区五年却是两个时代。巴顿是坦克时

代的军事家，在二战中大放异彩，而麦克阿瑟是装甲时代之前的军事家，一战时代的英雄，在1937年就退役了。二战期间，很大程度上，年已六旬的麦克阿瑟作为美军乃至美国的精神象征，起的是鼓舞美国民心和士气的作用。在这个阶段，麦克阿瑟从赳赳武夫转型为雄才大略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

他们二人都体现了美军的精神特征：一往无前、狂妄自负。巴顿可称为美军的战神，麦克阿瑟可称为美军的军魂。麦克阿瑟推崇并大力弘扬的西点军校校训——责任、荣誉、国家，可以视为美军的座右铭。麦克阿瑟早年在战场上的英勇被凝固在他的形象和口碑当中，而他英朗的军人仪表（的确是把美国军人的形象气质演绎到极致），动人的言辞（他的豪言壮语打动无数人，流传至今），使得他自带明星光环，耀眼夺目。战争中，无论是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朝鲜战争，麦克阿瑟都是带给美国人信心和自负的重要精神来源。他每次回国都是万人空巷，欢呼如潮，即便他是战场失利，回来也像是英雄凯旋。他在广场、军校、国会的发言，都仿佛是鼓舞的号角，也像是打鸡血般的蛊惑。

麦克阿瑟很有可能是塑像最多的军人，尤其是在国外。在美国，他的塑像耸立在军校、广场；甚至还有他的纪念馆。而在亚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大凡是被他的军队“解放的”，都有其塑像。他以解放者自居，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和被蒙蔽的人民甘愿把他当做解放者，为他树碑立传。

我们出版《麦克阿瑟回忆录》可不是因为他的传奇光环，而是基于他对当代现实的巨大的隐性影响。尽管麦克阿瑟辞世50多年，可是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战略上，仍在发挥着重大然而又容易被忽视的作用。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公开声称要学习所谓的麦克阿瑟和巴顿的精神，也就是好战狂热；接受美国军校教育的特朗普，自然深受担任过西点军校校长的麦克阿瑟的影响，在竞选中就喋喋不休地讲美国太软弱，如果是麦帅，那会如何如何，甚至还想复活麦克阿瑟的核打击战略。观察人士把特朗普与麦克阿瑟做了全面对比，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观念上，二人都高度相似。

当今的美国太平洋战略还是源自麦克阿瑟；整个亚太地区，特别是远东和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的形成，其源头仍然在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的战略思想的一个基本支撑是：亚太的人口和资源，将使得世界的经济重心转移过去。现在得到应验！如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麦克阿瑟战略思想的研究显得越发重要，而本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读者不要仅仅把它当做增加谈资的肤浅传奇。麦克阿瑟的现实影响如此巨大，我们若是把他当做历史人物而遗忘，或是把他当做明星而津津乐道，实在是违《孙子兵法》的祖训。

但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并在中国边境挑衅，叫嚣使用核弹，最后还是遭到惨败，所谓的辉煌军事生涯黯然终结。无论如何吹捧麦克阿瑟，无论这本回忆录如何自吹自擂，作为侵略者，面对正义，失败是其唯一的下场。尽管麦克阿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功劳，但他毕竟是美国的军事将领，仇视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敌意，阻碍中国的统一大业；夸大美国和他个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忽视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巨大牺牲。这些在《麦克阿瑟回忆录》中都有所体现，书中还有许多其他偏见乃至糟粕，敬请读者以批判的眼光阅读这部回忆录，明辨是非，正确对待。

序

这部回忆录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亦非自传或日记，尽管它或多或少三者兼具。书中记述的甚至远非我所参与的所有事件的全貌，仅仅是在翻阅自己的私人备忘录并且灵活运用在本人指示和监督下所做的参谋研究与历史记录后再度忆及的种种事件。未来的史学家如果希望探究战争这出宏大戏码之中某些行动背后的来龙去脉，本书或许能有所帮助。我还希望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新生代的兴趣，从而令他们认识到，一个像我们美国这样的国家和政府是值得为之而战，甚至在必要时为之献身的。

写作本书最大的挑战在于我既要详述自己在诸多重大事件中的角色，又要避免无端突出自己的个人作用。

这部回忆录由我亲笔写成，它记录了我的一生，以及本人在那些关乎民族存亡、人类自由和政治平等的伟大斗争当中的经历。我无意奢求它的文学价值，写作动机亦非沽名钓誉，仅仅是为了唤起世人对本书主旨的关注。所述事实皆有文献证据支持，其间的评论则出自本人，表达的是我对所涉问题的见解，无论他人赞同与否。

我谨以此书献给那千百万在合众国的伟大战争中浴血奋战的男人和尽职尽责的女人们，同时将其作为一笔遗产留给我的妻儿。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964年3月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早年生活 (1880—1912) / 1

第二章 华盛顿和韦拉克鲁斯 (1912—1917) / 41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1919) / 52

第四章 捍卫和平 (1919—1941) / 77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撤离菲律宾 (1941—1943) / 118

第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攻势 (1943—1944) / 151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征服日本 (1944—1945) / 222

第八章 占领日本 (1945—1950) / 270

第九章 在朝鲜的挫折 (1950—1951) / 329

第十章 老兵归去 (1951—1964) / 402

索 引 / 435

图集

第一章 早年生活

(1880—1912)

3

麦克阿瑟家族源自苏格兰，是坎贝尔氏族（Clan Campbell）的支系，祖上同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传说有些渊源。其年代之久在那句苏格兰古谚中可见一斑：“除了群山、麦克阿瑟尔和魔鬼，就数这个年头最久了。”

七个世纪以前，坎贝尔氏族分裂成相互争斗的两派，一派以阿盖尔（Argyle）为首，另一派以麦克阿瑟尔为首。麦克阿瑟尔靠霹雳手段维持着族长地位，直至其在15世纪苏格兰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战败为止。后来氏族的残部在奥湖（Loch Awe）畔定居下来，位置大致在格拉斯哥附近。

麦克阿瑟尔氏族的格纹^①是绿、黑、金三色：

绿是苍松的青光

黑是溪谷的阴森

金是金雀花的金辉

当知此乃麦克阿瑟尔之格纹

他们的徽章是野桃金娘，族训是“笃信实干”，战斗口号是“听令啊！听令！”。

① 苏格兰高地男子的传统正装为方格裙，每一氏族都有专属的方格图案。——译者注

哦，他们在奥湖畔吹起风笛阵阵，
还有个声音在克鲁亨山（Cruachan）上向奥湖的主人们召唤；
“身披桃金娘之光辉，至为高贵的麦克阿泰尔族人，
来吧，绑好你们的剑带，听令啊！听令！”

4 我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也像奥湖畔的族人们那样不得不听令、听令、再听令。

早在美国仍在争取人权的年代，我的先人便已探访过这片土地。我的祖父阿瑟·麦克阿瑟于1825年被他寡居的母亲带到北美，那时距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日还不算太久。

祖父身上既涌动着古老氏族的活力，又充满了对新大陆的希望。他的双亲阿瑟和莎拉都姓麦克阿瑟，其后的每一代都有个名叫阿瑟·麦克阿瑟的人。

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奇科皮瀑布（Chicopee Falls）定居下来。阿瑟在卫斯理公会（Wesleyan）大学短暂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在纽约研习法律，并于1840年获得律师资格。

当时的世道并不太平。移民同印第安人之间时有战事，于是出身尚武氏族的阿瑟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马萨诸塞州民兵部队。他先后成为上尉和该州西部军区的军法检察官。

在那个年代，艰苦奋斗的拓荒者们正乘着科内斯托加式篷车（Conestoga wagon）和平底船不断地将美国的边界向西扩展。日渐广阔的疆域需要法治，于是35岁的律师阿瑟带着出嫁前原名奥里莉亚·贝尔彻（Aurelia Belcher）的妻子和四岁大的儿子小阿瑟辞别了马萨诸塞州的家，前往位于大湖区的富饶之地开始新的生活。不久后，第二个儿子弗兰克出生了。

阿瑟的法律从业经验和才干很快便令其成就斐然，不到两年他便当上了密尔沃基市（Milwaukee）的市政府律师。1855年，在一场激烈的选战过后，来自沃基肖（Waukesha）的威廉·A. 巴斯托（William A. Barstow）和阿瑟·麦克阿瑟分别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州长和副州长。由于新成立的共和党指责巴

斯托选举舞弊，迫使他很快辞去了职务，将州长之位拱手让给了我的祖父。阿瑟·麦克阿瑟的选举清清白白，于是他突然间成了威斯康星州的州长。

他在州长位置上只坐了五天，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便裁定共和党候选人科尔斯·巴什福德（Coles Bashford）获选，但仍承认麦克阿瑟的选举结果和州长任期。这恐怕创下了合众国最短命州长的纪录。

阿瑟重操法律旧业，并于1857年当选第二巡回法庭（Second Judicial Circuit）的法官，这是州里最重要的职位。据记载，“他的人格如此正直，决断如此公正勇敢，举止如此无可非议，以至于在第一个六年任期过后以全票获得连任”。

1870年，美国内战的伟大战略家和胜利者格兰特将军正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将我的祖父召至白宫，任命他为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

阿瑟·麦克阿瑟成了对美国司法程序带来深刻革新的那批犯罪学与刑罚学先驱之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是其判案的动力之源。然而有关记录显示，对于那些有证据表明犯罪意图和恣意藐视法律的情形，他判决起来却严惩不贷。

在担任法官期间，祖父还投身于许多慈善与教育活动。他曾任华盛顿人道协会（Washington Humane Society）会长、美国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校长兼校董会主席，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慈善联合会（Associated Charities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会长。在一个保守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为消除贫困和剥夺所做的努力彰显了如今已为全人类普遍认可的开明思想。

我有许多关于祖父的回忆。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性情和善，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他以冷幽默著称，而且我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听他讲趣闻逸事。其中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桩由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亨利·克莱（Henry Clay）分别担任控辩律师的专利官司。韦伯斯特申诉某台机器侵犯了其客户的专利权，克莱则予以驳斥，他滔滔不绝地论述了好几个小时，简直到了使人觉得那两台机器有如白天与黑夜一般截然不同的地步。当韦伯斯特起身应答时，现场鸦雀无声，人人都翘首以待。

数百万美元的得失将取决于此刻。只见他严肃地将两台机器摆在陪审团面前说道：“东西就在这里，但愿诸位能比我看出更多区别来。”然后他便打赢了官司。祖父用这个故事教给我一个道理：“点到为止。”不幸的是有时我并没有遵循他的教诲。

我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会了打纸牌，并且无意中学会了赌牌。我还记得和他玩的最后一局牌，那时我手里拿着四张 Q，胸有成竹地押上了所有的注。当他亮出四张 K 时，我惊讶不已，那种感受至今仍能体会到。我永远忘不了他说的话：“亲爱的孩子，人生中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情，一切都是相对的。”

阿瑟·麦克阿瑟的二儿子弗兰克 1876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并于 1890 年取得律师资格。他循着父亲曾经的足迹开始在纽约执业，却不幸于当年 12 月 1 日溘然长逝。

麦克阿瑟法官在最高法院一干就是十八年，直到 1888 年以 74 岁高龄退休。八年后，也就是 1896 年的 8 月 24 日，他在亚特兰大度假时去世了。

6 那时他看着惊涛拍岸，说不定心里正幻想着远在苏格兰的奥湖，幻想着它那平静的湖水轻抚长满石楠的湖岸吧。

美国内战爆发时，我父亲还未满 16 岁。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密尔沃基度过的，那时他总是阅读和玩味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亚伯拉罕·林肯及其政敌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①唇枪舌剑的故事。当战斗的号令传来时，父亲恳求加入联邦军。

“爸，”他说，“我要去参军。”

“现在还不行，”祖父回答，“我会送你去军校学习一年——之后，愿上帝保佑你。”

在私立军事学校学习期间，他以对战术战略与生俱来的悟性和娴熟的掌握给教官们留下深刻印象，使得他们坚持要求他去美国军事学院深造。

^① 斯蒂芬·道格拉斯（1813—1861），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演说家和辩论家，支持美国领土扩张政策，提倡依靠公投决定奴隶制存废。他曾与林肯角逐参议员和总统职位并进行了著名的“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译者注

1862年5月的一天，他带着一封威斯康星州州长写给美国总统的推荐信在威斯康星州资深参议员杜利特尔（Doolittle）的陪同下前往白宫，结果却被告知6月入学的总统推荐名额已经用完了。不过他还是得到了次年一定会安排入学的明确承诺。林肯总统高度评价了阿瑟的父亲，并将胳膊搭在小伙子的肩上谈起他自己儿子的事情，说那个孩子也想立即奔赴前线。可是年轻的阿瑟等不及了。也许他已经听到了隆隆战鼓和氏族的古老战斗口号：“听令啊！听令！”

1862年8月4日，17岁的阿瑟以威斯康星州第24志愿步兵团中尉兼副官的身份离家出征——在那个如今已经代远年湮的年代，密尔沃基团注定要在一个又一个战场上以鲜血铸就荣誉。

他们于1862年10月8日在肯塔基州的心脏佩里维尔（Perryville）打了第一场胜仗。菲利普·谢里登（Philip Sheridan）准将指挥的这个团缺乏战斗经验，仅仅受过部分训练。敌军攻势凶猛，但这群新兵蛋子却守住了阵地，并最终击退了敌人。前线有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那就是“娃娃副官”。他因“作战英勇”而为人称道，并获得了上尉的名誉晋升^①。那时候除了国会荣誉勋章是颁发奖章之外，其他奖励都采取名誉晋升的形式。阿瑟·麦克阿瑟从此开始受到谢里登的赏识。

佩里维尔一役后，第24团所属的师在距纳什维尔不远的磨坊溪（Mill Creek）扎营。

谢里登将军知道，充足的训练是部队取胜的关键。有史以来，职业军人便一直尝试以训练这一重要活动博得政府的器重。兵成于操，毁于怠。有人曾多少有些夸张地说“胜仗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练兵场上打的”。用谢里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恶战现在已经日益迫近，磨坊溪军营里的所有人都在马不停蹄地备

^① 指按照职务佩戴军衔符号，无论实际军衔如何。这种晋升并不伴随待遇提高，且在战争结束后即撤销。——译者注

战。演习、阅兵、巡逻、寻粮、放哨和警戒构成了这所军事大讲堂的课程。与此同时,各个旅频繁转移位置,使整个师有机会学习迅速开拔、即刻行军的能力。寻粮考察对此尤为有益,寻粮小队派出去后,虽然有时一去便是几天,人员既没有营帐也没有背包,仅仅配有一条军毯、武器弹药和口粮,但他们能够从中学到在必要情况下凭借少量资源生存的能力。在寻粮考察时,马车的数量被降到最低程度,多余的载具都要上交,迫使人员精简随身物品,同时还尽可能限制军官的个人行李。

这些精心细致的训练在田纳西州的血战中收获了百倍的回报。那场战役历时三日,从1862年12月31日持续到1863年1月2日,被北军称为“默夫里斯伯勒战役”(Battle of Murfreesboro),南军称为“斯通斯河战役”^①(Battle of Stones River)。谢里登的师把守北军防线的右翼,其中希尔(Sill)将军的第1旅负责外侧,以威斯康星州第24志愿步兵团为先锋。防线守备良好,拥有堑壕和火炮支援。敌军在清晨倾巢而出,对侧翼发动攻势,试图包围进而围歼整个北军防线。整场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便发生于此。南军以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试图包围北军右翼,但谢里登一再迂回,规避了敌人的打击。威斯康星步兵团当天总共转移了14次阵地,最后竟然转到了最初防线的正前方,反向占领原先的防御工事。那是一场无情的屠杀:步兵团损失了近四成战力,希尔将军阵亡,第24团骑马的军官全部战死,只有麦克阿瑟副官一人幸存。他成了该团事实上的团长。他四处奔走,忙着集结部下,重整连队,坚持作战。不屈不挠的谢里登在他耳畔咆哮着:“转移,阿瑟!转移,避其锋芒!别被他给打翻了!”当晚谢里登骑着马过来视察,他看见第24团的战士们都在原先的散兵坑里,但面朝相反的方向,便笑着拍了拍小伙子说:“好小子,阿瑟,恭喜你寸土未失。”

默夫里斯伯勒战役后不久,麦克阿瑟副官患了伤寒,因而没有参加在

① 原文为 Stone River, 与正确拼写 Stones River 有出入, 故译文按正确拼写译出。
——译者注

奇克莫加（Chickamauga）的血战。群龙无首的第24团很快便在那场殊死战斗中由于组织不力而遭受重创。不过好在他痊愈后便及时归团，加入了在传教士岭（Missionary Ridge）的战斗。

战役打响那天，即1863年11月25日，布拉克斯顿·布雷格（Braxton Bragg）将军率领的南军在传教士岭构筑了一道由散兵坑组成的防线，从山脚开始，多段防线相连，一直延续到坑洼不平的山顶。传教士岭是一个地势崎岖的陡坡，即便在平时也难以攀登。山上巨石突兀，深沟密布，兼有盘曲错杂的矮树丛阻人去路。

谢里登奉命拿下山脚的散兵坑。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强行穿越树林，与守军短兵相接。然而他们暴露在山坡和山顶的火力包夹之中，处境几近绝望。究竟是进是退？

似乎谁也不清楚命令是什么，然而这时威斯康星第24团的军旗却突然向前动了起来。护旗的是一名中士、两名下士，还有麦克阿瑟副官。他们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敌军的火力密集难当。护旗手倒下了，一名下士马上抓住了行将倒下的军旗，但还来不及挪动脚步便被刺刀捅死了。另一名下士被炮弹打飞了脑袋，但副官抓起他的旗帜继续向前挺进。他的周围似乎只剩下灰军装的南军了。一名南军上校恶狠狠地试图将刺刀刺向他的咽喉，却被一颗子弹击中，刺偏的刀刃只斩断了一条肩带。北军仍然未见动静。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乱军之中响起了副官的声音：“上啊，威斯康星团！”

他们应声而动，咆哮着发起冲锋，全团如同一股勇不可当的蓝色^①巨浪扑面而来。叫喊与咒骂此起彼伏，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殊死搏斗，人们如同迎着狂风一般抬不起头！痛苦的伤者从肺中发出垂死的喘息！敌军用木桩搭成的防御工事只剩下几步之遥，却仿佛遥不可及！士兵们犹如十柱戏的木柱一样成片倒下，冲锋正在减弱！他们犹豫了，军官们都已阵亡，现在只剩士官来指挥！就在这时，山顶上突然出现了军旗！又是那个喊声：“上

① 北军身着深蓝色军装。——译者注

啊，威斯康星团！”在天空的映衬下，副官正站在胸墙上挥舞军旗，整个团都能看见！在参差不齐的蓝色阵线上，一阵可怕的怒吼从这头传到那头，仿佛一头受伤的熊在咆哮！他们奔跑着跨越了那最后几步距离，两眼喷火，嘴上骂骂咧咧，而且边冲边刺！传教士岭就这么被攻了下来。

这时，副官突然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浑身疼痛，干呕不止。他的样子狼狈极了——帽子丢了，身上又是血又是泥，那张被烟熏黑的脸几乎无法辨识，衣服也被撕成了碎片。师长谢里登一言未发，只是凝视了片刻，然后将副官抱了起来。他那低沉的声音似乎有几分哽咽：“把他照顾好。他刚刚赢得了荣誉勋章。”

步兵团的资深上尉 E. B. 帕森斯（E. B. Parsons）在给老阿瑟法官的信中写道：

阿瑟简直不可思议。他似乎无所畏惧，就算丛林里有一群老虎他也敢以一敌众。他成了团里的英雄。您知道，如今要靠投票来填补军官的空缺，因此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阿瑟被提拔升任少校。

阿瑟·麦克阿瑟后来获得了整个团的指挥权，率领他们直到战争结束。其后他又被任命为中校，并且年仅 19 岁便晋升上校，是整个北军中拥有这一军衔的最年轻军官。

在北军对肯尼索山（Kennesaw Mountain）发动的一次考虑欠佳的进攻中，包括威斯康星州第 24 志愿兵团在内的 11 个团首尾相接地全线压上，试图夺取那座不屈的山峰。进攻前的那天夜里，11 位上校一接到命令便碰头，一致认为这是一场自杀任务。他们都写好了告别信，然后无一例外地阵亡了。子弹穿过麦克阿瑟的胳膊和胸，人们以为他也死了。然而子弹被一个装着一包家书、一本《圣经》以及告别信的皮夹给挡住，停在了距心脏不过毫厘的地方。

占领亚特兰大后，谢尔曼（Sherman）将军便离开，继续他在佐治亚州的战役，留下托马斯将军指挥大局。斯坦利将军接替了负伤的纽顿将军，然